

制琴为乐 痴迷忘我

——访京胡制作名家宋家维

文/吴兴文

笔者自幼痴迷丝竹，对京剧中最主要的伴奏乐器——京胡之喜爱尤甚，爱琴如子，嗜琴如命，每得一把上乘之琴便欣喜若狂，爱不释手。不久前央视11频道播出的《天津举办制琴名家宋家维京胡作品研讨会》节目，像磁石一样深深吸引了我，我决意前往天津拜访宋家维。

初春时节，我叩开了宋家维京胡工作室的门，拜访了这位京胡制作家。

良琴迷人眼 嘉竹数不清

刚一迈进宋家维京胡工作室，我的眼珠就被挂在墙柜上的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一排排京胡给“粘”住了。宋家维如数家珍，一一向我介绍：这是全花紫竹，这是“玉带节”，这是“鳝鱼黄”……这些名琴实难得见，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精品，可谓始料不及，使我扼腕叫绝。

对京胡的共同炽爱与痴迷，使我与宋家维一见如故，都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这位海河汉子 操着一口浓重的天津话，举手投足透着热情爽快，待人谦和而真诚。看完这些名琴之后，我意犹未尽，还想看看材料。他二话没说，从墙角处拽出一大包担子，“哗啦”一声倒了出来，令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些福建紫竹，其质地之坚、成色之好、花纹之美，让人叹为观止。一次就见到这么多好担子，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看见我惊叹的样子，宋家维说：“像这样的好担子，我囤了好多，足够我做几十年的。我的一大乐趣就是囤积好材料。”为此，宋家维曾卖了一套单元房，所得房款全部买了好材料。这是怎样的一种胆魄！谈起他与竹子的缘分，宋家维的思绪越过时空，一下子闪回到20年前——

深山觅嘉竹 绝处又逢生

20世纪80年代，宋家维在天津民族乐器厂从事采购工作。从那时起，他就与“四君子”之一的“竹”结下不解之缘。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宋家维把20个好年华全部奉献给他所挚爱的这项工作。知竹、识竹、品竹，业内人士望尘莫及；爱竹、恋竹、痴竹，他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

紫竹，以福建闽侯所产最为著称。为能采购到上乘竹材，宋家维每年都要亲自去福建，一住就是几十天。南方湿热难耐，对这位北方汉子来说，他既要过气候这一关，又要过水土不服这一关。他顶着灼人烈日，钻竹林、越深山，虽毒蛇扰、蚊虫叮，但只要发现一棵好竹子，他便如获至宝，早把大山中的各种凶险抛到九霄云外了。





踏破青山，为觅嘉竹。为了这嘉竹，他曾跌下山谷，背负伤痛，费尽周折才爬出来；为了这嘉竹，他中暑虚脱昏倒，不省人事，幸被一位好心人救起。这20个春秋，宋家维与竹生死与共，相系相伴，对紫竹的生长周期、生长规律及其品种、质地和花色等了如指掌并有独到研究，令同行刮目；这20个年华，宋家维为天津民族乐器厂采购的上乘竹材不计其数，用于京胡、笙、管、笛、箫等民族乐器的制作。如今，宋家维每年都要去福建，二十几年如一日，这已成为他雷打不动的“习惯”。那里，有他对那片沃土的深深眷恋；那里，有他对嘉竹难舍的殷殷情结。

苦心学制琴 一朝名远播

说到京胡制作，宋家维可谓一丝不苟，苦心孤诣，精益求精。他从天津早期京胡制作名家周景谦、刘子玉等老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后来又拜在名家李万景门下，专攻京胡制作，深得李老喜爱和真传，制琴技艺日臻纯熟和精湛。

在继承京胡传统制作工艺和技术的基础上，宋家维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引入了现代乐器制作的先进理念，并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乐器乃至西洋乐器的制作工艺和方法，对某些不合时宜、落后时代的京胡传统制作工艺和方法进行大胆改革，以美学视角对京胡制作进行新的定位和观照，从而形成了他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传统、革新发展而不失丝竹本色的京胡制作的独特风格。

宋家维制作京胡与众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以制琴为乐，痴迷忘我，乐此不疲。他说：“我做琴完全出于兴趣。做琴时，我整个身心都陶醉了，那里面有无穷奥妙和乐趣。做琴已成为我另一种生理需求。不让我做琴，简直不可思议。我是一个快乐幸福的人。”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了这兴趣，宋家维常为改进一道工序或钻研一项新工艺而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为了这快乐，他置胃肠功能紊乱和颈椎疼痛于不顾，人竹合一而忘我。他对制琴的这种痴迷、这种至爱已深深地植人他的每一根血管和神经中，构成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难怪挚友们都直呼他为“琴痴”！

兴趣是成功的先导，有了这种兴趣，再加上科学的制作理念和方法，宋家维制作的京胡闻名遐迩，有口皆碑。

宋家维把制琴过程视为一种不同寻常的艺术活动。他说，为了向大众、向社会奉献出真正的艺术精品，他甘愿为京剧事业做一个“好后勤”。

材料上乘，制作精良，工艺讲究，这成为宋家维制琴的最大亮点。如前所述，除了无与伦比的好材料，他在制作工艺上也是一流的。他制作的京胡，琴担、琴筒、琴轴三者尺寸的搭配和比例严谨科学，箇面竹纹无断丝，前后口直径比例恰当。宋家维制作的京胡还有一个明显特征：琴担和琴筒不上漆，这一点迥异于目前其他一些制琴者。传统京胡制作是不上漆的，而现代京胡制作是普遍上漆的。但宋家维的这种“返朴归真”不是对传统京胡制作的一种简单回归，而是在更高的美学层面上提升了京胡制作的水平。少了一道上漆的工艺，看似简单了，实则给京胡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要过材料关，担子、筒子质地和皮色要俱佳，个个是“将遇良才”，用这样的材料制作出的京胡才能经得住岁月的磨砺，老而弥坚，这与那种用上漆来弥补材料某些缺陷所制作出来的京胡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好材料是制作好京胡的先决条件。其次是要过工艺关。这种不上漆的琴在制作时要比上漆的琴难度更大，在烘干、定型和抛光等环节必须慎而又慎，稍有疏忽便会前功尽弃，痛失良材。无

疑，这给宋家维的京胡制作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难题。面对这一个个“拦路虎”，宋家维没有退却，而是迎难而上。他绞尽脑汁、呕心沥血，博采众长，探索出一整套严谨而科学的制作模式，使其制作出来的京胡凝重典雅，美观大方，可谓出于其类，拔乎其萃，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还极具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窥一斑而见全豹”。仅从抛光这一环节来看，宋家维制作的京胡皮色光鲜、润泽、古朴，比上漆的琴更自然、更美观，这恰恰印证了越是自然的东西才是越美的美学原则。

为收藏宋家维制作的京胡，东北一位古玩家经常飞来飞去，到来家维京胡工作室寻来觅去，只要是上品，有多少要多少。此君也忒“贪”了，惹得其他胡琴迷大妒，眼巴巴看着他意得志满地把这些“宝贝”给“搜”走了。还有山东一个京胡收藏“大鳄”，张着血盆大口，恨不能把宋家维制作的极品京胡一口“吞”下，他不惜重金求购了近20把这种胡琴，踌躇满志，难以言表。然而，这些珍品毕竟是极少数人的“专利”，宋家维考虑和顾及最多的还是广大的京胡爱好者，默默地为他们奉献那些质地优良而价格适宜的京胡。

大师来“把脉” 剧场验效果

· 把好京胡，除了优良的质地和精美的工艺，还要具备纯净的音质和优美的音色，因此，京胡发音便成为所有制琴者不可回避的关键一环。为了使专业琴师和广大京胡爱好者都满意，宋家维邀请京胡大师姜凤山、何顺信，著名琴师王鹤文、燕守平等，为他制作的京胡在发音上“把脉”，向他们虚心请教，征求意见，以获得理想的发音效果。作为制琴的一大法宝，多年来，宋家维不间断的邀请京、津、沪等地的名琴师李亦平、周志强、王彩云、朱建中、王悦、汤振刚、吕玉勇、于学森、王少奎等，为他的京胡“会诊”。此外，为了使其制作的京胡能够适应京剧各行当及不同流派的需要，宋家维还常年坚持到剧场，实地验证京胡的现场演奏效果。演出结束后，宋家维再上台征求琴师的意见，以求在京胡的发音上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大师把关，专业检验，再加上他聪敏好学，宋家维早已成为天津最具代表性的著名京胡制作家。他不但通晓音律，能吹得一手好笛子，而且精于书法，写得一笔好字，深谙音律和书法中的抑、扬、顿、挫和起承转合之奥妙，这些都赋予他在制琴特别是发音方面以灵性。宋家维制作的京胡，发音结实饱满，纯净圆润，清脆悦耳。在保音保调上，宋家维制作的京胡调门准确，做什么调门就是什么调门；在京胡磨合期方面，宋家维把它降到最低限度，新琴可以基本达到上台就能伴奏。宋家维制作的京胡，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还赋予了它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俱进”在他这里得到了另类的诠释。

既不失丝竹的原汁原味，又与时代相契合的美妙音色，使宋家维成为独树一帜、闻名海内外的著名京胡制作家。何顺信先生在试过宋家维的京胡后，挑起大拇指，称美不已。姜凤山先生也高度赞誉宋家维的京胡：“工艺精细，富于创造，似古玩爱不释手。推陈出新，别具一格。”国内各大院团上门求购者络绎不绝，专业琴师以能使用宋家维特制的京胡为快事。东南亚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侨或外国朋友也纷纷慕名而来。宋家维制作的京胡还受到朱镕基、李瑞环等前国家前领导人的青睐，他们也在使用宋家维的京胡。

这正是：踏破青山觅嘉竹，苦心孤诣学制琴。一朝成名声远播，至今不改痴竹心。

这就是宋家维。

